

故鄉即童年

● 趙咏冰



北島開宗明義地宣稱，《城門開》中記述的是他憑藉記憶和文字「重構」起來的北京。他不計較記憶的真實與否。在北島看來，老北京與北京，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城市。他乾脆用小說的筆法來寫作自己的回憶性散文。

北島：《城門開》（香港：牛津出版社，2010）。

作為1970年代朦朧詩人的代表，北島這個名字給人更多的聯想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這樣的詩句（北島：〈回答〉，載《北島詩歌集》〔海口：南海出版社，2003〕，頁7）。詩人以他獨特的觸覺，延續了其詩歌被稱為「冷抒情」的抒情模式，寫就了

《城門開》（引用只註頁碼）一書——飽蘸情緒，然不落言筌的散文集。

書名中的「城」，即是詩人來自的地方——老北京。決不可省略這個「老」字。既是「老」，便是詩人記憶中的北京——在各種新老建築的蛛絲馬迹中，藉着詩人的回憶，為它們剝去五光十色的外牆，推倒層層鋼筋水泥，再復原成那混雜着簡陋的人生百味的灰白建築。

一 真實的老北京

如果你篤信「記憶會說謊」，還堅持「現在即是真實」，那麼北島的老北京之旅固然是一幅幅欠缺真實感的圖畫。這一方面源自記憶的不可靠性，另一方面，就《城門開》而言，這更是北島開宗明義的宣稱：他明明白白地告訴讀者，這是他憑藉記憶和文字「重建」起來的北京，而由於記憶的「選擇性，模糊性及排他性」（頁xi），他的重建並不容易，這種重建也不可避免地帶上主觀建構，乃至虛構的成份。但是，北島不計較、他的理想讀者也不必計較記憶的真實與否。現代的北京

城固然是老北京的基礎之上逐步改顏換貌而成，但在北島看來，老北京與北京，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城市。如果說張愛玲記得數十年前某個人物衣服的材質、顏色乃至各種小飾物，那是她用不容置疑的文筆令讀者相信她對服裝的敏感以及其驕人的記憶力（事實上，那也可能是基於記憶的虛構）；那麼北島就是根本不操心回憶得準確不準確，他乾脆用小說的筆法來寫作自己的回憶性散文。可是，如果你也明白，過去時光裏的故鄉帶給離鄉者那光、那色、那聲、那味、那人、那情伸手可觸的真實感，那麼北島的老北京卻是再真實不過的北京，甚至眼前這光怪陸離的現代北京城也敵不過它的真實。北島寫到：

我顯然正處於高度的幻覺中。在我眼裏，樹木奇形怪狀，花朵鮮豔欲滴，煙懸空，水倒流，房子歪斜，樓梯滾動，雲朵變成怪物，陰影深不可測，星星又大又亮……我直眉瞪眼，自言自語，走路不拐彎。特別是在課堂上，我基本上聽不見老師說甚麼，沉浸在自己的幻覺世界中。（頁7）

《城門開》中這篇〈光與影〉寫得很有詩的韻味及小說的趣味。看他對飢餓中少年幻覺的描述，充滿奇異扭曲的意象，恰如那「蠅眼中分裂的世界」（北島：〈履歷〉，載《北島詩歌集》，頁43），便不奇怪在他著名的《回答》裏有「在那鍍金的天空中，飄滿了死者彎曲的倒影」這樣的詩句（北島：〈回答〉，頁7）。更多的光、影片段，復現了數十年前某一時刻的感覺、嗅覺、幻覺，竟

然歷歷鮮活如今。這種效果，便又不得不倚賴於詩人堅定地拋棄由幻（記憶的不真實）求真的做法，直接利用記憶去重建真實——二者的區別是，前者必然對記憶的一磚一木、一言一語搜腸刮肚、小心求證；而後者卻無心真偽之辨，文字所建立的即是真實的。

二 政治的背後

北島述說老北京的光影，痛陳日光燈對朦朧的破壞，繼而說到黑暗的妙處：

上初中時，毛主席號召講不怕鬼的故事，讓人一時懵了。首先這世上膽兒大的不多，再說不怕鬼多了個闡釋的麻煩：先得證明鬼的存在，才能證明鬼並不可怕。「文革」期間，我們白天鬧革命，夜裏大講鬼故事，似乎鬼和革命並不矛盾。我住四中學生宿舍。先關燈，用口技配樂烘托氣氛。到關鍵處，有人順手推倒護牀板或扔出破臉盆。（頁4，黑體為筆者所加，下同。）

北島歌頌老北京前現代的自然世界，然而在那個生活瑣事中處處充斥着政治的年代，即使是懵懂少年也得捲入一句句口號和一個個政治事件之中。於是，很自然地，《城門開》的每一篇、乃至每一個細節似乎都陷入了政治的泥沼。然而，北島用他跳脫的文筆、調侃的語調，更多的卻是描繪了一幅幅充滿童趣與談諧色彩的生動場景。於是，革命、批鬥、串聯等等，都帶上了遊戲、戲謔的味道，這些都成

在那個生活瑣事中處處充斥着政治的年代，即使是懵懂少年也得捲入一句句口號和一個個政治事件之中。然而，北島用他跳脫的文筆、調侃的語調，更多的卻是描繪了一幅幅充滿童趣與談諧色彩的生動場景。

為少年成長途中一次次帶着政治高燒的盲目冒險。也因此，1960至70年代的政治口號、政治事件、政治行為等，或許在中國現代史上的地位舉足輕重，然而，它們之於歷史中的嚴肅意義卻消散在北島回憶童年、少年的舉重若輕的文字中。

三 少年的成長

夏天的陽光把街道切成兩半。陰影下清涼如水，我跟着人群魚貫而行。我突然改變主意，走到陽光暴曬的一邊，孤單而驕傲，踩着自己的影子，滿頭大汗，直到渾身濕透。在目的地我買了根冰棍，犒勞自己。

我喜歡在大街上閒逛，無所事事。在成人的世界中有一種被忽略的安全感。只要不仰視，看到的都是胸以下的部分，不必為長得太醜的人難過，也不必為人間喜怒哀樂分心。一旦捲入擁擠的人流，**天空翳暗，密不透風，奮力掙扎才衝出重圍。**（頁6）

看到這一段，你會想到誰？一個在京城四處漫遊的少年，多少有一點孤獨的英雄主義感。少年在這樣的漫遊中，體認自我，在這樣一個荒亂的時代裏，他找尋自我。筆者想到的，正是《動物兇猛》（王朔小說）或《陽光燦爛的日子》（姜文電影）裏的馬小軍。〈游泳〉這篇文章湧動着青春騷動、英雄逞能、奮鬥與挫敗，活脫脫就像《陽光燦爛的日子》結尾那段，儘管情節各不相同。

如果你以為北島以充滿深情的筆調重塑過去，不過是掉入了懷舊

的窠臼，就像網絡上某些評語所說的，北島老矣，那麼你就錯了。首先，現在的北島固然不再是1970至80年代那個年輕憤激的北島；其次，筆者也認為，北島的確在懷舊，但也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懷舊的層次，如上文所說，北島以小說手法寫散文，其實是在回溯一個少年的成長之路，因此，《城門開》何嘗不是一部成長小說／散文。《城門開》雖然每篇獨立，但在編排上還是有一定的次序。先寫聲色、味道、物品，正是不識愁滋味；再集中寫學校、地點以及旅行，這是少年在狂飆時代的成長關鍵期；最後記人，此便透着「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的人世滄桑。

用「冷抒情」來形容北島對他父親的描述很貼切。沒有大悲大喜、大歡大愛的文辭，北島在回顧自己與父親即行即遠，似離若合的旅程中，每一件小事卻都令人唏噓。這個貌似一直反抗父親（以及父權）權威、逃離父親（以及父權）控制的詩人，竟愈來愈發現父親的血液始終流淌在自己的身上：

直到我成為父親，才意識到這暴君意識來自血液來自文化深處，根深蒂固，離經叛道者如我也在所難逃。回望父親的人生道路，我辨認出自己的足跡，亦步亦趨，交錯重合——這一發現讓我震驚。（頁196）

這一發現不僅應帶給北島震驚，也會給他的讀者帶來震驚。難道北島否定了自己當初的離經叛道？鑒於北島在現代中國詩歌史乃至現代文化歷程中的重要貢獻，這一個

如果你以為北島以充滿深情的筆調重塑過去，不過是掉入了懷舊的窠臼，那就錯了。北島的確在懷舊，但也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懷舊的層次，他以小說手法寫散文，其實是在回溯一個少年的成長之路，因此，《城門開》何嘗不是一部成長小說／散文。

人化的體驗竟也讓人有歷史化的聯想，若是，該是多麼的反諷啊！

四 故鄉即童年

唐小兵在他的《英雄與凡人的時代：解讀20世紀》裏分析鄉土小說時提到，故鄉情結實際上反照了成人生活（我們也可以理解為現代生活）所引發的焦慮和不安（唐小兵：《英雄與凡人的時代：解讀20世紀》〔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頁51）。因此，對故鄉的懷念固然是對某個特定的地域的鄉愁，但也可以是超越了地域性的對於過去的時光的鄉愁。北島在〈序：我的北京〉中寫到：

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用我的北京否認如今的北京。在我的城市裏，時間倒流，枯木逢春，消失的氣味兒、聲音和光線被召回，被拆除的四合院、胡同和寺廟恢復原貌，瓦頂排浪般湧向低低的天際線，鴿哨響徹深深的藍天，孩子們熟知四季的變化，居民們胸有方向感。我打開城門，歡迎四海漂泊的遊子，歡迎無家可歸的孤魂，歡迎所有好奇的客人們。（頁xi）

如果你也相信故鄉即是童／少年的時光，那麼，北島筆下城門開的老北京，便也可以是五湖四海裏眾人的故鄉。

現代上海都會的經濟情感

● 范 雪



葉文心著，劉潤堂、王琴譯：
《上海繁華：都會經濟倫理與近代中國》（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

葉文心的《上海繁華：都會經濟倫理與近代中國》（*Shanghai Splendor: Economic Sentiment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1843-1949*，以下簡稱《上海繁華》，引用只註頁碼）是近年來民國上海研究的一本力作。從本書涉及的廣博的一手材料和參考書目，不難看出作

所謂「經濟情感」，在《上海繁華》一書中特指現代上海以經濟為中心生成的行為與觀念。全書圍繞這一議題展開，突出呈現了經濟對於現代上海城市生活與職場群體的重要意義，以及伴隨都市經濟而生的生活風格與情感倫理。